

國際研討會

漢傳佛教的跨文化交流十月登場

◎陳秀蘭（中華佛學研究所主任）



▲本研討會期待能探討佛教在東亞文明形成的過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由本校與中華佛學研究所、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聯合主辦之「漢傳佛教的跨文化交流」國際研討會於2013年10月26、27兩天，分別於政治大學與法鼓佛教學院舉行。

本國際研討會匯集中、日、韓、美、印等國際佛教學者，發表二十篇論文，進行跨區域對話，並邀請第一任哥倫比亞大學漢傳佛教講座教授于君方教授、中華佛學研究所榮譽所長李志夫教授擔任主題演講，回顧與開展國際學界的相關議題。

佛教為泛亞洲的重要文化傳

播橋樑，從古到今，其跨區域的發展，串連起整個亞洲的文化交流。不論是以印度文化為主流的南亞地區、儒家科舉文化為菁英的東亞社會，以及眾多民族交會的中亞走廊，佛教的傳入與在地化過程都激起思想、文學、社會、政治、經濟連續的接觸，互相豐富彼此的文化內容。漢傳佛教的發展，尤其成為塑造東亞社會文化自我定位與社會思想風潮的重要元素。

此次國際研討會將就研究理論與史觀、經典詮釋、修行實踐、宗派意識各個層面，探討中、日、韓佛教的多元互動。並重新

審視作為知識系統與文化基礎的佛教，於中、印、日、韓間頻繁的交流留下豐富的經論義疏、詩文歌賦、藝術物品。如此不僅有

助於理解漢傳佛教的歷史面貌，也期待能夠更加釐清佛教在東亞文明的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

學術考察與研討

甘川考察藏傳佛教文化

◎辜琮瑜（校長室助理研究員）

應蘭州大學教授杜斗城邀請，本校師生一行十四人，由校長惠敏法師帶領，於7月22日前往蘭州，展開為期十二天的學術考察。此行考察範圍涵蓋甘南藏族自治州、四川九寨溝等藏族生活地區，參訪寺院包括：拉卜楞寺、郎木寺、炳靈寺等重要藏族寺院，了解甘南地區特殊的藏族文化，並對藏傳佛教在二地的發展，有了初步的認識。

結束甘肅、四川的考察行程後，校長惠敏法師於31日轉赴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討論未來可能的合作計畫，包括翻譯藏文《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相關事宜。由於該中心正規畫數位典藏工作，惠敏法師也分享佛教學院的豐富經驗。



▲校長惠敏法師（右三）及本校研究人員，與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長李德成（右四）及研究人員合影。

歡喜迎新生 互勉莫忘入學初衷

◎梅靜軒（學生事務組組長）

今年的迎新營特別不一樣！首度嘗試和校外教學結合的新生營，讓新生與學長、師長有更好的互動、更快適應本校的環境和學風。

9月4日在校內舉辦的新生營，上午以相見歡的破冰團體活動開場，接下來便帶領新生了解校園

環境與介紹各處室的業務。下午則由師長們分享各自的海外求學經歷與心路歷程，希望鼓勵同學們立定學習的志向，對未來的佛學研究提供參考。由辜琮瑜老師帶領的哲學家咖啡館，在輕鬆愉悅的氛圍中，讓新生們分享來到法鼓佛教學院就讀的因緣，也引

導學生再次反思選擇這條路的原因，期盼大家莫忘初衷。9月5、6日登場的校外教學，新生營師生前往到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的臺大實驗農場——梅峰場本部。為期三天的新生營與校外教學活動在夕陽中圓滿，參與的師生都滿載歡喜而歸。

103學年度招生訊息

學、碩、博士班考生輔導說明會

活動時間：2014/1/11（六）下午2:00~5:00

活動地點：法鼓佛教學院 階梯教室

報名時間：2013/11/5（二）~12/25（三）

*活動當天中午12:00，於臺北車站東三門備有專車直達本校，若不搭乘專車者，可報名至2014/1/9（四）

報名方式：一律至本校網站報名。

碩士班甄試入學

報名時間：2013/11/4~20

口試日期：2013/12/18（三）

報名方式：網路報名後，列印報名表，連同相關資料以限掛寄至本校。

學、碩、博士班招生訊息

◎學士班

報名日期：2014/3/3~4/6

考試日期：學科測驗組2014/4/19（筆試）

2014/4/20（口試）

資料甄選組2014/4/20（口試及資料審查）

◎碩士班

報名日期：2014/3/3~3/19

考試日期：

2014/4/11（筆試）2014/4/30（口試）

考試科目：

佛教組：佛學英文、佛學概論與佛教史

佛資組：佛學英文、電腦概論

◎博士班

報名日期：2014/4/1~4/21

考試日期：2014/5/16（筆試及口試）

考試科目：佛學英文、佛教史與佛學專題

報名資訊

簡章、報名資料下載：

請至本校網頁：

http://www.ddbc.edu.tw/→點選【招生專區】

聯絡電話：(02) 2498-0707

學士班分機：2242

碩、博士班分機：2372

E-mail：

bdu@ddbc.edu.tw（學士班）

aa@ddbc.edu.tw（碩、博士班）

傳真電話：(02) 2408-2492

本校地址：

20842新北市金山區西湖里法鼓路620號

阿毘達磨國際學術研討會

◎鄧偉仁（研究發展組組長）

由本校與比利時根特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合辦的「阿毘達磨研討會」（From Abhidhamma to Abhidharma: Early Buddhist Scholasticism in India, Central-Asia, and China），7月8、9日，於歷史建築根特大學會議中心（Het Pand）舉行。本校助理教授鄧偉仁於研討會中擔任場次主持人，並發表論文〈窺基中國佛教的阿毘達磨式的重新情境化〉（Kuiji's Abhidharmic Recontextual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m）。

這場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呈現出當代學者研究阿毘達磨的深度與分量，範圍涵蓋早期印度佛教、南傳、北傳與藏傳的阿毘達磨研究，由比利時、臺灣、英國、德國、瑞士、俄羅斯、以色列等十二國專研論典的學者參加，共進行八個會議場次、發表二十二篇論文，並由洛桑大學教授布朗賀斯特（Prof. Johannes Bronkhorst）、香港大學教授法光法師，於每日研討會前發表主題演說，九日晚間則由多位學者展開座談，討論二十世紀初比利時著名印度暨漢學家普桑教授（Prof.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的學術貢獻與影響。

2 校旗飄揚 服務學習的心在飛翔

◎釋修萬（學士班二年級）

你永遠不會知道踏上的是怎樣的一個旅程，直到你走出去。

2013年3月30、31日，行願社代表學校參加「10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我和社團同學抵達活動地點：中興大學惠蔭堂後，第一眼即看到豎滿旗桿的廣場，不知道這場評鑑是如此受到教育部重視的我們，突然間領悟到：我們的校旗即將飄揚在這隆重而正式的場合中！

當我在旗海中看到熟悉的校徽以及校名，霎時明白，我們所做的事，不只是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而是讓全國都看見創辦人聖嚴師父大願興學的悲心！聖嚴師父傾注了畢生精力，圓滿為佛教辦學之願心，而這天，法鼓佛教學院的校旗，第一次與全國一百五十四所高等學府的校旗，一起隨風飄揚！那份悸動，讓我在心中遙呼：「聖嚴師父！我們將校旗掛上去了！」

這次的評鑑活動中，參與

評鑑的社團分為學術性／學藝性、服務性、體能性／康樂性、自治性／綜合性四大類，計有一百五十四校二百八十三個社團、三千多位來自全臺各地的學生參與評鑑，評鑑以書面審查搭配攤位解說，另安排兩場交流座談及一場「青年高峰會」，會中提到，社團文化是大學重要的特色之一，而社團，是訓練「全人教育」的地方。在社團能夠培育四種能力：思考、決策、領導執行，以及人際溝通。這四種能力，不僅是在任何環境都能運用的能力，更可應用在生活中的各個層面。而所謂的領導者魅力，就是「讓大家都去做原本不喜歡做的事，而且樂在其中。」

這讓我立刻聯想到佛陀。我們帶著過去的業習，很少有人天生就主動樂意去持戒或精進，大部分都是「勉力為之」，而大家願意隨佛所教，就是因為佛陀清淨圓滿的魅力。魅力翻譯成佛教語言，不就是攝受力嗎？所以佛陀是最棒的領導者——調御丈夫。



▲ 行願社的幹部，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

校長 Tea Time

聚沙成塔 大願興學



2007年，本校創辦人聖嚴師父發起「大願興學」活動，呼籲大眾日行一願，配合「行願卡」、「智慧小沙彌撲滿」等結緣品，每天五元，護持法鼓山辦學。《法鼓》雜誌透過護持菩薩的分享報導，讓敝人深深感動，如下摘錄一些，一則向這些菩薩致敬，二則讓師生們飲水思源。

例如：有某菩薩分享：「三年前，看到務農的大嫂，每天將賣菜的零錢存進小沙彌撲滿，深受感動，了解到布施不是有錢人的專利，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做到！」也有菩薩說：「將小小的零錢布施，集成成為讓佛法永住，利益後代子子孫孫的大布施。」有某家庭一家四代都有小沙彌撲滿，有成員樂在其中說：

「每天回到家裡，只要身上有五十元硬幣，便恭敬地洗淨擦乾，再投入小沙彌撲滿中；每當撲滿一存滿，就帶回法鼓山。」他／她們覺得：「布施的善款愈多，內心的幸福感就愈多，深刻體會師父教的布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

這種積小善為大行的因緣，猶如《法華經·方便品》：「乃至童子戲，聚沙為佛塔；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我們若能捨離物質小大、時間長短之「分別心」，突破「我、我所有」等執著而產生的重重法喜與功德，或許可以讓我們學習聖嚴師父常說「虛空有盡，我願無窮」的心願，以及參與「聚沙成塔」之「大願興學」諸位菩薩們的志願。

服務學習心得

歡喜服務就是供養諸佛

◎釋惠貞（學士班二年級）

我在服務學習的課程中，理解服務的概念是彼此相互幫助，用自己的長處去補足別人的缺陷，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為別人服務，把服務當成一種習慣，以長養慈悲心。

服務是一種習慣和態度，比如說：在路上遇到盲人過馬路，主動帶著他一起走過去。或者，像我們生活在法鼓山這麼美的環境裡，看到哪裡不乾淨，或是落葉太多，就主動打掃，因為每個人都喜歡清淨莊嚴的環境，這也是對大眾的服務和供養呢！

我們是佛弟子，「服務眾生就是供養諸佛」，服務眾生本來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在其中獲得的最大快樂，就是能夠親力親為去幫助別人，任何能為大家做到的事，我都很樂意服務！所以服務不是抱著一定要學到什麼的心態，而是以一顆歡喜的心去做，才是最重要的！

這學期我感到最具服務學習意義之社團活動，就是仁愛之家歲末關懷。對我們而言是花一點點的時間，陪伴爺爺奶奶，而其實受益最大的是自己。不但能讓我們深刻認知到自身的幸福，也照亮了彼此的心。學生覺得即使只是一個微笑、一句問候，對爺爺奶奶來說，微小的善意，就已經是最好的禮物。

▼ 至仁愛之家關懷老人家，受益最大的其實是自己。



五個時區的 三分之二個地球

◎林悟石（碩士班二年級）

晚上九點半，夕色正好。還在嘗試辨別英國腔與美國腔的我，這裡是Cambridge, UK。7月27日甫踏入英國國土，還未能適應緯度較高的日不落，也沒能揣想以往殖民帝國時期的功過。我在不管地理、人種、建築、語言、文化與幾近無邊無際的麥田都十分不同於臺灣的情境下，深刻地烙入五蘊的印象是「異鄉」——行經的地方不是Cambridge與Oxford這類活古蹟大學城，就是地鐵、騎警與大教堂並存的古都London，以及滯留在不知十幾世紀的鄉間小鎮——這裡有古典與現代交織而讓人時

空亂置的錯覺。

在英國的兩週，住在Cambridge的Clare College中的閣樓——斜屋頂、天窗與灑入房間的一抹陽光。主辦單位Kingdom Education，安排的活動豐富非常，除了幾乎每日的news reading、lectures與tutorials外，尚必須準備一次presentation。而兩、三天就有一次大學或古蹟巡禮，還有充實的文化體驗行程——撐船、歌劇、看不盡的古典建築與名勝、步行到不知是否有終點的路，還有比手畫腳的英文，以及用gentle來形容最為貼切的英國人。

英國時間8月10日，活動結束。先從London轉機荷蘭，再飛返臺灣；之後又從臺灣轉機日本東京，再飛往San Francisco。五天內，我總共換了五個時區，飛過地球的三分之二。時間過得很妙，8月15日一大早從臺灣出發的飛機，抵達San Francisco後也是8月15日上午，飛機上的時間彷彿如滯留。而那早已亂成一團的生理時鐘，只能略學點禪師的皮毛地想睡就睡、餓了就吃。

最後，實是三生有幸，感謝法鼓山僧團、學校與Kingdom Education，讓我有機會以全額獎助的學生身分前往英國、在美國柏克萊聯合神學院佛學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at 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當一年交換學生。

晚上七點半，昏黃向晚。中文似乎開始生疏的我，這裡是不肯下雨的Berkeley, US。



梵音繚繞過暑假

◎鄧偉仁（研究發展組組長）

暑期梵文課程分享

夏天的晨曦中，法鼓山大殿正進行莊嚴的早課，同時間法華鐘旁也傳來悠揚梵唱，漢傳佛教的修持與傳統梵文的學習，相遇在晨光中的法鼓山。

創校有史以來最密集的梵文課在今年暑假召開。我們邀請尼泊爾梵文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任Kashinath Nyaupane教授、德國漢堡大學印度西藏學專家Harunaga Isaacson教授，從八月初開始為期三週，開設「梵文佛典朗誦與研讀」課程。

課程原來的設計是一週五天，一天五小時（三小時朗誦二小時解說），後來每天又加一小時學習梵文偈頌（gāthā）各種不同的詩律朗誦。這次的梵文課程閱讀的是馬鳴菩薩（Aśvaghōṣa）的《佛所行讚》（*Buddhacarita*）與寂天（Śāntideva）的《入菩薩行論》（*Bodhicarya-avatāra*）。總共學習了二百一十四個偈頌。分別由Nyaupane教授教導唱誦，Isaacson教授解說偈頌的意義與精神內涵。

起初擔心這樣密集的課程，學生會不會中途退出，但是最後還是有不少學生堅持下來。而在最後一天的分享，Isaacson教授表示，一天五小時的課程其實不多，如果可以讀到七小時就更有



▲ Nyaupane教授（前排右二）、Isaacson教授（右三）、校長惠敏法師（右一），與暑期梵文班同學合影。

效果了，這對我們日後要開設類似的密集課程有很大的鼓勵。

以梵解梵，先誦再解

這次的授課方式與目前臺灣，甚至是歐、美、日一般的梵文教學有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強調唱誦：學生先會唱誦偈頌後，才解說偈頌的意義。世界上大部分各個文明的經典學習都

是如此，尤其像梵文這種以聲音為主，而非像漢文以形義為主的語言，聽聞與誦出是承接傳統最基本的形式，因此在佛典中博學的論師被稱為「多聞」（*bahuśūtra*）。

另外一個特色是以梵文講解梵文：Isaacson教授用梵文解說偈頌的句子結構、複合詞、衍生詞等等的示範。由於臺灣的梵文學習沒有這樣的教法，大多數的同學跟不上，所以老師會用英文翻譯一次。Isaacson教授示範的就是梵文傳統注疏的解經學。如果我們的梵文課也可以開始加入這樣的方式（有很多現代的梵文注疏可以參考，如M.R. Kale寫了很多梵文讀本的注疏），可以讓學生對梵文有更直觀的認識、更能感受梵文的語感。

就如同Isaacson教授說的，學習語言不能僅是文法的解析，用拼圖的方式把句子的意思拼湊出來。例如《入菩薩行論》，寂天菩薩用不同的詩律語調的變化，

充實而愉快的梵語假期

◎張雅雯（碩士班二年級）

若以一語形容暑期碩士學分班：「梵文佛典研讀與唱誦」課程的感想，那便是「充實而愉快」。

先說「充實」，一早Nyaupane教授會先教傳統唱誦，透過一句一句不厭其煩地重複教唱，仔細聆聽比對後，便可糾正自己以往發音的錯誤，機會難得；其後Isaacson教授接著講解已唱誦的段落，其清楚明白的說明，頓時《佛所行讚》故事畫面清晰明朗，《入菩薩行論》法語實用而貼近生活。

例如第五十一偈good pride、

來展示哲理的教說，和發菩提心直觀的感受。就好像當我們在唱歌時的經驗：一個合適的旋律可以讓歌詞的涵義更深刻地觸動人心。另外，梵文偈頌的詩律規律，也可以幫助讀者解決一些文獻學上的問題。

旋律帶動義解，直入佛心

這樣的學習方式，讓我觀察到學生的改變。剛開始學生對於唱誦、乃至背誦梵文是很陌生的，但是Nyaupane教授的傳統教學法——讓學生每一堂課都從第一堂課的第一個偈頌開始唱，然後再教新的偈頌。一個星期下來，我發現學生除了比較能跟上唱誦之外，也看到他們的肢體開始能夠自然而然地配合著唱誦，享受詩律帶給他們的律動感。最後一天，當全體師生一起連續合誦出二百一十四個偈頌，那種感覺就像穿越時空，到了當時佛教結集的合誦（*saṅgīti*）的現場。

最後我要談一下這次來參加課程的校外學生。這次有六位大陸的學生特地自費購買機票過來上課。他們大多都是還在念佛學的在校生，有來自德國漢堡大學、哈佛大學、東京大學。除了每天六小時上課之外，他們晚上還一起討論上課的偈頌。這種積極且對學習有極大的興趣，是本校學生（包括一般臺灣學生）比較缺乏的。從學術領域的角度來說，目前臺灣佛學研究，和大陸佛學界相比，因為起步較早、與國際佛學研究較有交流，的確是領先大陸佛學界的，然而如果我們無法激起學生學習的動力和認真的學習態度，這樣的優勢很快就會被超越。

梵文教授側寫

Kashinath Nyaupane教授

尼泊爾梵文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主任。指導梵文唱誦。Nyaupane教授聲音宏亮清晰，音色優美，相當具有攝受力，能讓人精神為之一振。他很少說話，但連走路時也是常常在唱誦，經常微笑，人人都可以感受到他心裡的喜悅。有時候同學向他請教問題，他總是很熱忱提供更多訊息，讓人如沐春風。



Harunaga Isaacson教授

德國漢堡大學印度西藏學專家。解說偈頌。Isaacson教授對梵文的熟練與熱愛令人嘆為觀止，梵文似乎變成他日常語言的一部分。而他講課時常常會先讚歎：「This verse is so beautiful.」他陶醉於梵文的歡喜似乎也帶入了日常生活，總是微微地笑著，整個人散發出喜樂與祥和的氣息。



洗去塵勞的梵唱

◎釋道厚（博士班二年級）

我梵文單字記得不多，老師未解說前，我根本不懂每個偈頌的意思。但因為唱誦的節奏分明，韻律優美，我就把它當作早晚課中的咒語，專注唱、專心聽，不起分別心一遍遍地唱，唱了一節課，似乎洗去了心裡的塵勞，帶來了一些法喜。

上課偈頌解說時，心裡更是歡喜，因為Isaacson教授一次可以講授一、二十個偈頌，流利順暢，有時還描述得活靈活現，生動精彩。不像平常的梵文課，大家要分別準備偈頌來報告，往往花數天的精神體力，辛苦完成，上課報告時還是支支吾吾，無法清楚掌握。而且偈頌都有英譯

本，手邊拿本英譯本，邊聽教授解說，無形中加強了一些英文聽力，而所作的筆記幾乎都是用英文寫下，當然書寫能力也加強了一些。

非常感謝學校的安排，讓我有這個機會，參與這樣殊勝美好的學習因緣，也感謝兩位教授所表現的能力與風範。我從他們身上學習到，要以平穩的情緒、以歡喜心待人處事。還有梵文須常常閱讀、唱誦，要善用記憶的方法來學習，多記一些偈頌，經常出聲唱誦。如果單字、句子看多了，就能自然地記住語尾變化及文法規則，而且可以像兩位教授一樣享受梵文。



▲ Nyaupane教授帶領同學在晨光中的唱誦，是難忘的體驗。

用梵語唱歌，很開心啊！」雖然以我淺薄的梵語程度，唱時無法直接連結字義，可是每天都愈唱愈開心。就像大悲懺法會誦〈大悲咒〉，雖不解其字義，但誦完心情是寧靜而喜悅的，課程的梵唱亦如是。

課程結束前的考試也很愉快，與從四面八方來的同學們邊唱邊演出《佛所行讚》中，佛於菩提樹下成道前，魔王偕魔女擾亂而佛陀不為所動的情節，都是美好而快樂的學習經驗；最後，希望未來有更多人能有機緣上到這門吉祥喜悅的課程！

4 The Ten-Day Chan Retreat

by Zack Zhong

It is a great fortune for m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ake part in the ten-day Chan meditation retreat (hereafter the retreat) at Dharma Drum Mountain, which is held mainly for monks, nuns, novice monks and novice,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meditations held for lay people. The reason I use the word “Chan” instead of “Zen” is that “Zen” is normally more connected to Japanese meditation, conflicting with the fact that the meditation approaches Dharma Drum Mountain uses and upholds are mainly of Chinese style.

Due to the extraordinary nature of this retreat (for monks), the whole process and schedule were quite strict. We had to get up at four in the early morning to start the whole day, with only 5 to 10 minutes’ break between every two “incenses”. The worst part for me was that we were not allowed to lie down except bedtime. Consequently, I spent my first three days sleeping in pitch darkness. Fortunately, after those three suffering days, I was finally capable to adapt myself for this kind of life and focus on meditation practice.

As for the Zuo-Chan (Zazen or sitting meditation) part, mostly I used the method of counting breath. I was advised it was the most appropriate method for a meditation beginner like me. Although I had adjusted myself physically to fit the life of the retreat, I failed at mental level. I had to confess that, during those ten days, the time which I could concentrate on practicing without being distracted by wandering thoughts or dozing off would not be more than three incenses. Apparently it was hard to accept this fact, but it was quite normal for every meditation practitioner, especially for a green hand. Therefore, instead of mourning

for my failure, I made all efforts to continue practicing. And things did go better after Master Ji-Cheng, the presider of this retreat, taught us a little secret of counting breath. The secret was that counting the number gently in the middle of the process of breathing out would be better than counting it at the end of every breath. The trick was that one would more easily be controlling his breath unconsciously but not feeling it, resulting in the situation that one’s body was nervous and tight. And this situation would not be helping one calm down, not to talk about focusing on applying methods.

Unlike Zuo-Chan, the methods of Xing-Chan (walking meditation) I could practice were rich and varied. They included three types:

low speed, normal speed and high speed. When practicing low speed Xing-Chan, I focused on feeling every movement I made, normal speed the feeling of free and at ease, and high speed the feeling of light-footed and relaxed with quick but small pace.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when I practice high speed Xing-Chan, I ran with large paces and felt nothing but tired and panted. Nevertheless, after switching to small paces, I felt more comfortable and brisk. Furthermore, thanks to the right method I applied in high speed Xing-Chan, the soreness and pain of my left shoulder disappeared in no time.

I remember that the last but one day I was sitting outdoor, counting breath with my eyes open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sleepiness. Suddenly, there blew a fierce gale which forced the grass to swing involuntarily. It occurred to me that we people were just like the grass, dragged by the wind of ignorance.

Nonetheless, we could learn to be a tree, keeping itself still and overshadowing others. Howbeit all those ideas were also improper thoughts. Why? Because I should have been counting breath!



Calligraphy and My Life

by Huang Wanjun

Calligraphy is full of wisdom in its basic way of being written. Like the Great Master Hongyi (1880–1942) said: our advantages have to be hidden, this is the depth of our culture; others’ disadvantages have to be buried; this nurtures our depth. Every stroke in calligraphy has to follow these rules. Every stroke of calligraphy has its own sharp point, but we try to hide it.

Chinese characters show the quality of “patience”. What is “patience”? This means that the characters become beautiful as time goes on. Normally, when we



appreciate something at first glance, we may feel the beauty. However, as time goes on, we may not feel the same sense of beauty at a second viewing. But with Chinese calligraphy, this is not the case.

Calligraphy tools represent different aspects of moral character. A Chinese writing brush represents “Better bend than break”. An ink stone (a stone stand used for preparing as well as holding the ink) represents hard-wearing, it is fragrant and shines. A Chinese ink stick defies water and resists wear. This characteristic represents not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Chinese ink represents delicate fragrance, firmness, and luminosity. Paper represents purity and resilience.

Practicing calligraphy can help not only one’s patience, but also 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and mental power. According to

calligraphy teachers, a child who learns calligraphy usually tends to have greater patience. The child won’t easily give up when faced with any difficulty in life. That is why many eminent persons in Chinese culture have studied calligraphy when they were young. When writing, the writer has to be aware of the space on the paper and try to arrange every stroke to make the calligraphy look balanced and beautiful.

These rules are just like our life; we have to put an emphasis on others’ space. In other words, we need to think of others before ourselves. People who have studied calligraphy appear to have mor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And according to medical surveys, handwriting can enhance one’s brain power. Many parents sent their children to study calligraphy. These children had excellent

performance not only in their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but also in their class work. They could keep their mind on a task and accomplish their mission easily.

Calligraphy can also help to cope with unhappy moments in life. When someone faces some frustration, he or she can write calligraphy and then the unhappy feeling subside.

For instance, when I am in a bad mood, the first thing I do is write the Heart Sūtra. When I write, “Śāriputra, all dharmas are marked with emptiness; they are neither born nor destroyed, neither pure nor impure, neither increasing nor decreasing”, all the difficulties in my mind fall away. There is nothing we need to be attached to. Then my inner world will become calm and peaceful. So calligraphy is also an “eco-spiritual” activity.

When can I perform well in calligraphy? After sitting in meditation. Sitting in meditation can help me easily grasp calligraphic styles. The calligraphers of the past had a stable mind. Some of them were monks. They were excellent not only at their calligraphy but also in spreading the Dharma. They spread the Dharma by calligraphy. Some people received those monks’ works of calligraphy and then were inspired in having confidence in the Buddha. Therefore, calligraphy not only can produce beauty but also serve an educational function.

In modern life, people in various walks of life strive for efficiency and speed. However, this lifestyle makes people suffer from high stress. Yet, no matter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lives, if we take a Chinese writing brush in hand and begin writing the strokes, in a short period, our mind can become calm through paying attention, and relax. Calligraphy strengthens one’s attention, allows vexations to disappear for a while, and helps the mind find peace.

A Digital Research Archive for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by the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1. Introduction

The Digital Research Archive for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aims to make a modest but tidy archive available to the small but growing community of researchers interested in Manchu language and culture. So far we have produced a partial image database of the canon, an improved catalog in Chinese, Manchu and Tibetan, a Chinese-Manchu-Sanskrit-Mongolian glossary of Buddhist terms, and a bibliography on research on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The creation of this research archive was funded by the Li Chunjin Foundation 李春金關懷基金會.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the Li Chunjin Founda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this digital resource.

2. Contents of the Archive

(a) Image archive of selected cases (Cases 1-5, 52, 57, 59 and Catalog). Online we offer zip-files containing compressed and sharpened images files for selected sutras for download. MIX-Metadata for all files are included.

(b) A revised and expanded catalog of the Manchu canon (Manchu-Chinese-Tibetan). We have transcribed the titles in Manchu, Chinese



and Tibetan. The Mongolian version still awaits romanization. We have added value by clarifying the exact location of sutra texts in the printed edition. Wherever possible, we have identified a Taishō parallel.

(c) A Manchu-Chinese-Sanskrit-Mongolian Glossary of Buddhist Terms. A digitization of the Wuyi hebi jiyao 五譯合璧集要 (Concise Glossary in Five Languages) published as Pentaglot Dictionary of Buddhist Terms – In Sanskrit, Tibetan, Manchurian, Mongolian and Chinese by Raghu Vira (Delhi, 1961). The Tibetan of the glossary is not included yet.

(d) An online bibliography of material related to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The contents of the Digital Research Archive for the Manchu Buddhist Canon are made available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Attribution - Share Alike) 3.0.

